

## 走近亚马逊

叶龙虎 文/摄



亚马逊河岸边的森林

亚马逊河发源于秘鲁中部的科迪勒拉山脉,主段在巴西境内,流域中有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原始热带雨林,有至今保持着部落生活习惯的土著,有各种珍奇的热带动植物。我从小对这遥远的奥秘充满了好奇。今天,终于可以撩起这神秘的面纱了。

到亚马逊河边的码头已经9点半了,等在码头的导游带我们上船。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华人,她说:“亚马逊的气候全年分雨、旱两季,水位高低相差十几米,码头必须浮动才可以全年使用。码头旁边就是电子工业区,聚集了各家世界知名电子企业,那些叠得很整齐的集装箱,就是等待装卸的产品。”

导游先带我们去参观玛瑙斯长桥。为了今年的世界杯,这条世界上唯一没有桥梁的大河,终于打破了纪录,有了这座长虹般的大桥。快到长桥的时候,船调头顺流而下。导游很会说话,她说她是台湾人,到玛瑙斯四十多年了,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就与丈夫离婚,娘俩相依为命,如今儿子在玛瑙斯警察局工作。她一边让我们欣赏两岸风光,一边给我们介绍亚马逊河鱼类,她说:“河里游泳时不可以小便,有一种叫‘钻洞鱼’的小鱼,闻到尿味就会围拢来,钻进人的肛门、鼻孔,一直钻到内脏,把人咬死;还有成群结队的‘食人鱼’,牙齿像锯齿一样锋利,对血腥味特别敏感,不小心划破皮肤,一会儿就围拢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人啃成一副白骨;当然最凶的要数‘鳄鱼’了,它们也是循血腥味进攻的,异常凶猛。”

亚马逊河的上游由黑河(内格罗)和白河(索利芒斯)组成。说话间,我们到了黑白两河的交汇处。由于比重、温度和流速的不同,从交汇处开始,两股水流互不汇合,形成绵延几公里长的黑白分明的奇观。

大河辽阔,蓝天白云,远处的森林格外绿。在森林的边缘,有印第安人浮在水上的村落,少则两三家,多则十来家,大树下的简陋木屋,前面挂满了晾晒的衣物,偶尔有孩子和小狗在门口玩耍。独木舟是邻里之间串门的交通工具,小女孩划着上学、买东西,小男孩划着捕鱼、狩猎。导游指着几间较新的木屋说:“我们马上要靠过去了,中餐就在这边吃。是印第安人开的水上餐厅。”

餐厅摆着几排长条桌和长条凳,里边有一个吧台。我们一行15人,分坐在长条桌的两边,每人先发一听饮料,说是当地的果汁,可惜我不喜欢喝。接着端上来油炸的小鱼、红烧的鱼块及很多从未见过的菜蔬。有一种刺少肉肥的鱼很好吃,导游说这是金龙鱼,最大的一条要超过200公斤,等下带我们去看。这种鱼在国内叫发财鱼,价格不菲,仅用于观赏,在这里却是食用鱼,20巴币(约合人民币54元)一斤。

中饭后,顶着炽烈的阳光,踏上一座建在水中、有点摇晃的木桥。桥很长,两旁是树。根部有点像竖立的木板,又称板根的是木棉树,它的树干通常都在40米以上,如果在丛林中迷失了方向,只要敲击板根,声音会传得很远,所以又叫救命树;树干上有刀痕的是橡胶树;树皮和果子可以做肥皂的是皂角树。

很多树上有深褐色的蚂蚁窝,大的窝有一米多高,直径超过半米。小小的蚂蚁,要利用旱季把这么多的泥土搬到树上去,可见它们的力量。站在木桥尽头的平台上,前面似河似湖,隔着水面,依然是森林。水面上除了倒映的蓝天、白云、绿树,还漂浮着一叶又一叶的帝王莲,巨大的叶面,边缘微微卷起,像笔者老家晒豇豆的竹匾,几只色彩斑斓的小鸟,正在淡绿的叶面上欢跳。据导游说,上面坐一个两三岁的儿童都不会下沉。帝王莲夜间开花,第一天白色,第二天粉红,第三天则是紫色了,非常鲜嫩可爱。

看过帝王莲回来,我们分乘两条由当地孩子开的小机船,走进雨林深处。小机船穿越着张牙舞爪的树枝、辫子似的藤蔓,头顶的太阳只能偶尔漏进一点点,我们仿佛钻进了绿色隧道。导游告诉我们,雨林浩瀚无际,有各种植物20000多种,还有各种动物,走在这隧道里,经常被大蟒蛇拦住去路。这原始雨林内部的道路相当复杂,只有本地人才能钻进去再钻出来。我们跟着导游钻出来了,前面又是开阔的水面,又见水上的木屋。

船停靠在一个平台边。在这里,导游履行了中餐时的诺言,带我们参观金龙鱼。一个年轻人慢慢地摇动辘轳,把金龙鱼从水池底托上来,鱼尾巴打起的水花溅得很高,看鱼的游客们发出一阵阵惊呼。平台四周还有很多木屋,壁上挂着土著人的羽毛头饰和各种用金龙鱼鳞片做成的土著人的脸谱。屋里的柜台上,摆放着各种用食人鱼牙齿、鱼骨头做的手工艺品,还有土著人的吹箭筒。一个年轻人正在烤鱼、烤肉;几个小孩在蹦蹦床上跳跃;妇女们有的抱着婴儿,有的织网,有的做针线活;两位老人正在喝酒。导游说:“对面喝酒的老人是这家的主人。今天这家人有人要过生日,大家正在准备晚餐。印第安人是一夫多妻的大家庭,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主人的家人,光老婆就有五六个,还有他的子孙们。他们十几岁就当父亲了,这个年轻的妈妈据说十一岁就生孩子,现在抱着的婴儿是第三个啦。”导游还告诉我们,这些印第安人已经走出了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融入现代社会当中。真正原始的部落在雨林的更深处,他们远离现代文明,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着。

时间的沙漏,在这里仿佛停止了,在这原始的丛林中,我仿佛看到了远古的影子。



印第安人开的水上餐厅

## 塞班岛之旅

谢良宏

早就听说塞班岛是“旅游一定要去的十个地方”之一,前不久,我们一行11人踏上了向往已久的塞班岛之旅。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穿过浩瀚的太平洋,直飞塞班岛国际机场,航程四个多小时。飞机抵达后,入境处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严肃,安检速度也较缓慢,这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由于坐的是“红眼”飞机,到塞班岛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塞班岛的时间比北京时间提早了一个小时,我们到酒店简单整理行装后,便在浓浓的海洋气息中进入了梦乡。

塞班岛的经济支柱是旅游业。由于塞班与日本距离近,加上历史因素,客源以日本人为主。

塞班全岛面积不大,全岛总面积185平方公里,位于一万多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旁,从海平面算起,它是低矮的海岛;而从海底算起,却是座高山。因此那里的人们骄傲地称这里是世界最高峰。岛上全年处于亚热带海洋气候,无夏天和冬季之分,一年中温度相差不过1℃—2℃,7月—8月是雨季,12月—次年2月是旱季。全年日平均温度在28℃—29℃,相对湿度为80%,8月—9月北半球上的热带气压和台风大多在关岛附近的太平洋上生成。而塞班岛基本上被台风所包围,但很少会造成灾害,这是一个奇迹。塞班岛至今无公共汽车,我们出行大多乘坐出租车,道路平坦,车辆稀少。

塞班岛又是一个惬意的阳光小岛,街道两旁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很迷你,童话王国仿佛就在现实中。岛上著名的格波查山像是巨大且向上隆起的绿宝石,虽然仅有479米,而它却是这座岛屿的最高峰。因为海水很深,所以在岛上观海会有不同的颜色。阳光折射下的海水呈淡绿、碧绿、深蓝、墨蓝等不同颜色。那深不可测的墨蓝,就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阳光下的塞班岛,就像是一块色彩丰富的调色板,斑斓炫目,十分美丽。

在岛上你不能错过的是潜水,由于塞班当局对四周海域采取了保护措施,因而大片美丽完整的珊瑚礁得以保存环绕,从而吸引了许多热带鱼群,加上清澈见底的海水,使得这里成了潜水的天堂。

岛上最具有特色的美食要数查莫洛风味菜,还有烤乳猪、生鱼片、红米饭、椰汁虾、烧烤及可可椰子粽等,而这些都是低卡路里的食物。如辣的酱料、酱油、柠檬汁、洋葱等,加入食物烹调而成,风味更融合了西班牙、菲律宾及南洋的口味,可谓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塞班最具代表性的料理有:椰子蟹、腌木瓜、烤乳猪、生鱼片、红米饭、椰汁虾等。

初到塞班,选择多种类型的酒店余地较大,从安静舒适型的到宽敞高级型的,从别具特色的到适合背包族的,应有尽有。选择面临大海的酒店,游客可“足不出户”,从中享受另一番乐趣。早上,在海边的餐厅享用早餐后,你可以在海滩上游玩,玩累了去海边SPA放松。到夕阳时分,懒散地坐在沙滩边看日落,一派闲适的海滨风情。而晚上则可以在海滩边上边烧烤边欣赏当地查莫洛人的舞蹈表演。

人们常说,旅行的意义在于遇见不同的风景与人,从而收获更广阔的视野和心境,对此我深信不疑。

总第 5690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朱琦益看世界

## 益往直前

64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普京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间“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中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